

·科技界声音·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如果让我从头回去做一个大学生的话,我绝对不会作弊,我也不随便逃课,但是绝不追求最高的分数,因为最高的分数一点没用,我把解剖书背出来一点没用,早知道才不背,早忘掉了,而且对创新思维一点没好处,因为解剖这个东西是这个沟就得叫这个沟,不能创新,背得越多,创新越差,为什么儿童创新好到成人就差了?因为都被泯灭掉了,我背的东西太多,如果再让我当一个学生,我要广泛去掌握知识,要发扬我的个性,我喜欢什么学科就使劲弄透,什么东西不喜欢拿个60分就算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席 韩启德
中国科协网 [2010-11-01]

中国现有的技术和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的阿波罗登月时期,15年内,中国完全可以将2~3人送上月球,然后成功返回。中国到底需不需要载人登月,很多人有不同声音。或许今天你看不到它有什么意义,但是当看到它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就晚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月球探测工程
副总设计师 龙乐豪
《长江日报》[2010-11-04]

国内“海归”项目对接活动组织方为了减轻海外留学人员的经济负担,有一个补贴来回机票的操作惯例,但不排除个别没有学到真本事的人利用“海归”光环,从国外网站下载资料包装项目,到国内各地举行的项目对接会赶场子,赚取车旅补助。

某“海归”把自己包装成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一个领军人物,其妻只去美国签过几次证,一跃成为美国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其岳父是江苏一个地道的农民,把鸭舌帽一戴、牛仔裤一穿,摇身变成美国某大学教授,几个人经常一同出现在国内的

“海归”项目对接现场,据测算,这个家庭在国内一年什么都不干,光车旅费补贴收入就可以达到30万元左右。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员、中国海外
科学技术协力事业协会副会长 陈亮
《中国青年报》[2010-11-04]

科技界现在最难的是做什么?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做一个严守道德的科学家!目前,严格地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往往会被边缘化,而在不科学的导向压力下,一些人弄虚作假、剽窃抄袭。虽然我们国家有很多优秀的人物,有很多有道德的人,但他们的正面引导作用往往很苍白。问题的背后,是缺乏一种正确的导向机制,这种导向机制主要出现在科技评价体系上。

政府部门应注意发挥好科研单位的管理作用。我曾邀请中国科学院专家对本单位一些自立项目进行为期几年的追踪评估,其中一个只花了6万元的项目赢得了喝彩,专家认为此项目“比一些国家拨款上百万元的类似项目做得还好”。

——河北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王海波
《中国青年报》[2010-11-04]

我们现在把科学、技术混为一谈,甚至把科学、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科学是个人的独立思考加上批判精神,讲究的是自由探索,其价值在于它的发现,以论文作为其体现形式;技术一定是发明,如果要求一个搞技术的人写论文,那不太现实;工程则有明确的投入、指标和任务。现在理科、工科搞技术的都要发表文章才能拿到硕士、博士学位,评教授、评院士都要拿论文拿项目说事,用同一把尺子同一个指标去衡量不同的领域,自然就带来了价值取向的模糊。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材料系
教授 张译
《中国青年报》[2010-11-04]

学风蜕变为三个层次:具有学术精神、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而最高峰正是在学术不端部分高高耸立。真正具有学术精神和达到学术腐败的都是少数,大量的人处于中间。就像一座山,两头矮中间高,发展趋势堪忧。如果有一天,人们向一位正在埋头做实验的科学家汇报获奖的消息,而这位科学家却回答“有这回事吗,你们没有搞错吧?”那时,我们离科技强国的目

标就近在咫尺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 郑建超
《科技日报》[2010-11-02]

我最近3年在内地大学任课,得出一个印象:很多教学者都很忙。因为他们出名所以就要带很多博士生,博士生也愿意投到他的名下。但他们时间有限,只能把自己的学问分成很多块给学生做。比如28个学生就28块。28块拼成一个图画在老师脑子里,但是对做论文的学生而言,拼第7块和拼第26块的人是不接触的。这样学生的发展就超不过老师,那么,社会怎么进步呢?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张信刚
《中国青年报》[2010-11-08]

50年代搞空气动力学,基本实验设备都没有,要从风洞建起。当时,一线科研人员才是最苦的,风洞调试时,冷吹联调,人爬进去像掉进冰窟窿,热吹联调,高温的气流传到洞外还热气逼人。严冬季节用水砂研磨风洞壁顶时,凉水从他们的衣袖灌进去,从裤腿流出来。难怪一位美国风洞设计专家感叹到:中国的风洞很有内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前副主席
庄逢甘
《科技日报》[2010-11-10]



图片来源:新华网

剑桥800多年的历史给我的启示就是,对待研究者要宽容、耐心,并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沉寂在所希望研究的领域。最近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剑桥教授就在他那个领域默默专注了14年。在此之前,那个冷门领域并不被看好,但是剑桥就能容忍他在14年间没有出任何的成果,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与空间。

——英国剑桥大学校长
Leszek Borysiewicz
《中国青年报》[2010-11-01]
(责任编辑 杨书卷)